

從電影“星際穿越”看食物倫理和生態文明

潘杰，劉健芝，田松

2016 年 4 月 19 日



也談食物倫理：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但是地球上不只有人類

主持人：……我這次回北京看了個電影《星際穿越》，講到環境問題帶來的糧食危機和健康危機下，地球瀕於毀滅前人類自我拯救的故事。這個電影有對現代化的反思，可是遺憾的是反思裡看到的仍然只是人類自己，其他生物的被滅絕並不在其反思之列。最近關於「食狗肉者」、「食鯨」等的爭論一直都是熱門的話題。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人與食物的倫理關係呢？

劉：的確如你所說，電影《星際穿越》關心的只有人類自己，推到極端，主角關心的幾乎只有他的女兒。影片一開始，人類面臨的困境——沙塵暴、缺水、缺糧，這種災難情景不需要任何解釋交代，因為它已經是現代人的共識了。影片的一句名言是：「我們的任務不是拯救地球，而是離開地球」，地球已經被破壞得毫無拯救的可能。劇情圍繞主角如何被騙——他願意負起外層空間的任務，只因他相信他的女兒和地球上的人類仍可被拯救。而老科學家「騙子」卻深知，轉移地球人

上太空的 A 計劃根本不可能，從來只有 B 計劃有一丁點兒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影片最終讓人類獲救，在外層空間某個星球上延續這個物種，但卻是絕無僅有的機緣巧合所致。因為主角進入黑洞而不粉身碎骨這個不可能的事，成為人類獲救的關鍵。話說回來，我還是挺喜歡影片裡的執著精神，如葛蘭西（Gramsci）所說，面對困境，理性悲觀，意志樂觀（pessimism 的智力的，樂觀 will），即以審視一切幻象的勇氣，拒絕躲在自欺欺人的幻境中；打破幻象的勇氣源於生命那不能壓滅的火焰，在苦難、懷疑面前，毫不裹足，衝破一切虛無。

田：《星際》就人類的未來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不過，這部影片的總體傾向我並不喜歡，這是一個用「愛」包裝起來的科學主義——人類最終的拯救在於解出了某一個方程。人與食物的倫理問題，這是一個好問題，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怎麼樣的食物是合乎倫理的？這個問題可以從多個層面去思考。首先是物本身的倫理，這是最直接的層面，「物盡其用」、「暴殄天物」，說的都是物的倫理。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也有物的倫理的層面。在涉及到動物性食物的層面，不可避免地涉及動物倫理。在很多文化傳統中，殺生是一種在倫理上很嚴重的行為，人在殺生時是有罪惡感的。中國傳統社會在殺雞、殺豬之前會有簡單的祭祀活動，穆斯林殺羊之前需要念經，這可以視為一種倫理上的拯救，使殺生這件事獲得倫理上的認可。同時也不是所有的動物都可以吃，各個民族有不同的禁忌。比如，忌吃狗肉是相對普遍的。據我所知，所有的狩獵民族都忌吃狗，南方所有的稻作民族也都忌吃狗。唯一說得上有吃狗傳統的，只有朝鮮族。我覺得這是一個特殊的人類學現象，值得研究。漢族對於吃狗相對模糊，雖沒有嚴格的禁忌，但總體而言，還是傾向於否定的。俗語有「狗肉上不得席」。但是進入現代社會，有些傳統需要在現代文明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尤其是從當下普遍的環境危機與生態危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比如日本人吃鯨，雖然是傳統，但是未必符合生態倫理。

農業生產中的植物性食物也涉及倫理問題。這個可以從利奧波德[1]的土地倫理或者生態倫理的角度去考慮。什麼樣的糧食是合乎倫理的？什麼樣的生產是合乎倫理的？利奧波德主張，把土地連同土地上的植物、動物、微生物都視為一個共同體，那麼傷害土壤微生物的農業方式，便是不符合土地倫理的。從生態倫理的角度，生產過程對周邊生態系統構成破壞的，是不符合倫理的。那些對周邊生態系統影響不大，甚至使自身成為周邊生態過程之一部分的農業方式，是合乎倫理的。所以結論很簡單，工業化農業是不合乎倫理的。工業化農業生產出來的食物是不合倫理的，因而是道德的。

飲食安全與政治：轉基因為例

主持人：食物倫理確實是一個大問題。食品問題不只是吃什麼那麼簡單，它與我們的健康息息相關，談到一個民族的飲食體系，背後又涉及到各種樣的利益驅使和政治角逐。最近，內地關於轉基因主糧及食品的爭論引起公眾越來越多的關注，各種觀點林立，不一而足。二位老師能否談談到底轉基因的爭論在爭些什麼？我們該如何看待轉基因食品？

田松：我對於轉基因食品是堅決反對的。我們剛剛說到倫理問題。轉基因作物是工業化農業的高級階段，它是不合乎生態倫理的。同時，轉基因涉及到對生命本身的改造，從生命倫理的角度看，也是存在倫理問題的。我曾專門寫過文章，從歷史（工業化農業）與哲學（機械自然觀）的角度，論證轉基因作物注定會對環境產生破壞，導致生態問題，也注定會對人的身體造成傷害。轉基因問題首先不是科學問題，而是商業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環境問題。必須把轉基因問題從科學問題的狹小範圍中提出來，才能看清轉基因問題。

劉：我認為轉基因問題突顯了知識商品化的問題。知識服務資本，為資本所用，即一切都被利潤的無邊妄求及利潤私有化的無情慾望所驅策，任何關於社會、人民的福祉都成了藉口。但知識不是什麼私有財產，而是公共的，其生產、流通及享用都不能脫離公共領域，不能不立足於集體性上，當然不能脫離田老師指出的倫理考慮。可是，我們看到轉基因等問題，成為大企業躲藏在實驗室內，假借科學和全民福祉之名，行商業牟利之實。把通過社會合作生產的財富私有化，不但脫離公共領域大眾的監察、爭辯，更造成社會分化、貧富懸殊、資源壟斷、環境破壞等不公不義。若說知識生產價值，生產財富，參與其中的不僅有當前的社會合作和支持，還有前人的努力成果，其生命力更有賴後人的努力和創意。唯有肯定知識的公共性、開放性，才能不斷開花結果，私有化只會窒礙其立足於開放性的創造力，而作為共享、公共的存在，自然不能以私有財產、為知識而知識等理由自封為獨立王國，不但要承認本身的集體性，承認大眾的討論和參與為其生命力，更不能沿用傳統的所謂自主獨立藉口保障傳統學科分立的藩籬。

舉個例子。歐美社會運動比較活躍，要求食品商在食物上標籤是否含轉基因的物料。今年5月8日，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率先通過法例，強制食品生產商在食品上標籤註明轉基因成分。可是，孟山都（Monsanto）卻以企業是法人，其自由表達的「人」權受到侵犯為由，拒絕披露信息，還揚言狀告佛蒙特州政府。因此，有關轉基因問題的討論，不可能不涉及大企業，尤其是控制種子、糧食、

食物生產的跨國企業的壟斷史，同時也引領我們去關注全球的小農運動。例如在全球 73 個國家，有 164 個團體成員，代表 2 億農民的「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如何與跨國企業進行法庭訴訟，捍衛傳統小農自留種子，保留農地，自定農耕方法，推進食物主權運動。

關於科學與科學主義

主持人：除了轉基因以外，我們還看到好多生物技術在食品領域中在應用著。正如劉老師指出的，「轉基因等問題，成為大企業躲藏在實驗室內，假借科學和全民福祉之名，行商業牟利之實」。轉基因的支持者和化學農業的支持者一直強調的合法性都是「科學」，我們該如何看待科學和科學主義呢？

田松：如何看科學與科學主義，這個問題就更加久遠了。早在 2002 年，我們就開過科學文化會，發表過「科學文化宣言」。科學主義一直是我們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我最近幾年，反對科學的態度愈發激烈，我主張「警惕科學」、「警惕科學家」。從「雙刃劍」這個說法出發，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些結論。如果我們承認雙刃劍的說法，在邏輯上就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性，一旦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大於正面效應，則我們就應該說，科學技術給人類造成的麻煩大於給人類帶來的便利。那麼總的來說，科學技術就不是好東西，而是壞東西了。只要你願意承認這種可能性，我們就可以討論下面的問題，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到底有多嚴重。我提出一個問題，自從 1962 年，蕾切爾·卡遜 (Rachel L. Carson) 出版《寂靜的春天》以來，全世界範圍內，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是越來越多了，還是越來越少了？自從 1980 年代中國人開始有環境意識有環保理念以來，中國範圍內，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是越來越多了，還是越來越少了？我也從科學史及科學哲學的角度論證過，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從來沒有被新的技術所解決過，頂多是不產生以往的負面效應而已，而且，注定還會產生新的負面效應。這就是為什麼，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我現在的結論是：科學和科學共同體事實上已經成為危害社會的力量，所以要警惕科學、警惕科學家，要建立起一種社會機制，防止科學對社會和地球生物圈的傷害。

劉：我認為除了權衡科學的正、負面效應，還要洞悉科學主義的邏輯及其運作的具體方式。舉核電為例。2011 年發生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後，日本支持核電的民眾比例從事故前的絕大多數，變成絕少數。俗語說：不見棺材不流淚。日本的大多數普通民眾，在意外發生後，才驚覺所謂核電「安全」是這麼一個大騙局。不管任何原因，只要電力中斷，冷卻循環系統停止運作，核燃料棒便會因為核裂

變不可壓止而過熱溶掉。福島兩個核反應堆溶掉了，人們根本不可想像，現在怎麼辦？有任何科學方法清理兩個溶掉的核反應堆嗎？沒有。大眾傳媒不報導，政府當局和東京電力公司採取「集體失憶」策略掩蓋可怕的現況，就等於問題已經解決了嗎？我會追問，如果人類還未掌握控制核裂變的技術，卻為眼前利益在全球建造運行無數核電廠，這是什麼瘋狂的邏輯？像生物武器一樣，核技術從來都是武器，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了殲滅敵人，不惜搭上自己的安危。福島事故，等於在日本本土引爆了核彈，核輻射的遺害已無色無味地污染土壤、地下水、海洋，惡果已然呈現。因此，科學主義要置於具體的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軍事、政治、經濟脈絡中，才能理解人類如何被置於商業牟利和軍事殲敵兩大懸在頭上的利劍威脅。

關於生態文明

主持人：對工業文明需要整體地進行反思，可是工業文明之後呢？人類將走向何方？在討論可持續性發展和另類發展時，第一次南南論壇曾經提出過一個關於「生態文明」的構想。二位老師能否談一下為什麼會覺得對科學主義指導下的發展的困境問題，生態文明可以成為一個可能的、可持續的另類發展路徑，生態文明的構想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又有著什麼樣的基礎呢？

田松：生態文明是人類的必由之路，如果人類不能走向生態文明，人類文明就會在很可見的時間內終結。關於生態文明，大體上我總結有三個版本。第一種是最簡化的，把生態文明理解成一種產業。比如一個縣，在農村建設農業文明，在城鎮建鄉鎮工廠，建設工業文明，再把一個區域圈起來，建設生態園，就是生態文明了。這種理解不足多論。第二種版本是比較普遍的，認為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的高級形態，通過技術發展、技術進步把工業文明改造成生態文明，比如把技術形態替換成低碳技術，把能源替換成清潔能源，把經濟模式替換成循環經濟，工業文明就自動升級為生態文明了。這種理解比較普遍。但是這個版本的生態文明是有害的，它在骨子還是建設工業文明，而且會貽誤時機。這是一個科學主義的版本，其中對文明的理解與對科學的理解是對稱的——相信進一步的科學發展能夠解決以往的科學問題，而其所有目標都是科學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的幻覺。比如，所謂的清潔能源，根本就不存在。第三個版本則認為，生態文明是完全不同於工業文明的一種文明形態，是對工業文明的顛覆，從其社會目標到意識形態，從其社會結構到科學技術的角色，要做全面的改造。為此，首先要對工業文明進行徹底的批判，其次要從傳統中汲取滋養。多樣性的地域性的傳統文化，是曾經存在過的、可持續的文明形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各地區尚存的傳統文化，很可能會

是未來生態文明的星星火種。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建設的是生態農業。

劉：我也傾向第三個版本的生態文明。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用造成問題的邏輯來解決同一問題，是行不通的。造成今天所謂「工業文明」（實為文明的毀滅）的災難性困境的，恰恰是現代的科學主義。我同意田老師說的，首先要建設生態農業。我還要加一句，要建設生態社區（community）。近年來，我考察了印度、泰國、墨西哥、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建設生態社區的嘗試，很受啟發。「現代」視角對農村地區（尤其是原住民農村社區）是不屑一顧的，認為它們落後、愚昧、保守、貧窮、一無是處。可是，他們的物質貧窮不是從來如此的。Eduardo Galeano 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描述了五百年的殖民歷史如何使拉丁美洲從豐饒變成貧瘠，至今情況並無扭轉過來。但是，不少原住民農村社區遭遇支離破碎的情狀，帶著累累傷痕，卻拒絕現代「工業文明」的福音，努力探索或重建以公共財富（the common）為基礎的生態社區。2008 年，厄瓜多爾把地球母親權利和人民食物主權寫進憲法，為這場拯救人類、各種生物以及地球母親的靜默革命運動做出了法律的表述。

[1]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美國著名生態學家和環境保護主義的先驅，被稱為「美國新環境理論的創始者」。他在《沙鄉年鑒》(A 沙國年鑑)一書中首次宣導土地倫理。